

衍石齋記事續稟

衍石齋記事續彙卷四

嘉興錢儀吉新梧

尙書精義序

尙書精義宋淳熙間閩人黃彝卿倫編集諸儒解說以成宋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俱云六十卷經義攷云已佚乾隆間館臣錄於永樂大典爲五十卷此本爲長洲畢氏靈巖山館所藏秋帆尙書在翰林時從館中傳寫者其書首列無垢張氏九成之說張氏誤尙書詳說及書傳統論今統論猶見于橫浦集而詳說五十卷全佚

久矣。彝卿蓋悉錄其文以之爲本，更取諸家增益之。如范祖禹、顏復、張綱之講義，吳孜之大義，胡伸之解義，王安石及其子雱之新經義，黃君俞之闕言，楊繪之九意，孫覺之十述，陳鵬飛、王當、王日休之解，孔武仲、張沂之說，上官公裕之解說，顧臨之集解，今皆無傳本，而僅見于此書。尙有劉敞、周範、蘇子才、朱正夫等，據晁公武言亦見顧氏集解中，以及司馬君實、孔文仲、李定、蕭竑、朱震諸家，又別有張氏、周氏之屬，或併失書名，或惟傳姓氏，皆采獲不遺，存其崖略，直齋疑爲書坊託之黃氏者。

在當時然否不可知迄今而諸賢之遺文大義多賴以  
不墜豈不甚可貴與若所引東萊呂氏說與今婺州時  
氏增修本文字頗異則以東萊初未有成書後人尋繹  
彙本各以意潤色爲之故不同耳要其義旨非有異也  
予得此本四十年行役必偕谷仁學使好樸學而深於  
書一見忻賞輒爲捐俸付梓蓋傳一書而兩宋數十家  
之書皆不泯沒於以嘉惠士林多聞有獲其於教也不  
亦宏乎道光丙午應鍾之月

公羊墨史序

舍三傳以言春秋後儒之失也春秋天子之事也以孔子之聖不得用於定哀之世退而託史文以垂法百王蓋其筆削之旨微矣而幸傳於子夏之門公羊穀梁是也二家之說同者十七八卽先師所授聞有違異各尊所聞亦皆有大義存焉非是則無以知春秋而唐宋以來傳注多不肩師承前人求其義例徒掇拾左氏事迹臆決是非而曰經意當爾筆墨馳騁好辨而已故其詞愈煩而義愈晦嗟乎自周室旣衰王者之迹熄春秋作

而亂賊始沮其後諸侯爭富強蔑道德迄秦而六藝之  
文燔焉漢興七十餘載乃立學校之官罷百家推明孔  
氏實自廣川董子始建明之董子治公羊者也言於武  
帝曰春秋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故爲人君  
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必有  
邪氣奸其閒者孔子謂魯大夫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董子之言猶孔孟  
也今讀孟侯周先生之書於戍公會吳於鍾離申傳言

自近者始之意調必魯自治而後可以治天下故始之  
有貴其始也先生之言猶董子也宣公初稅畝冬螽生  
傳曰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先生申之曰幸  
之者非幸其不爲災也若曰微此王心其不悟乎山崩  
兔舞以示天警而夏商卒亾桀紂之心不受也斯義也  
又同於董子之言災異者天心之仁變人君而欲止其  
亂也而且推原至隱以時君之心受不受爲治亂之本  
至哉言乎是其明於天人相與之際將上下勤恤用保  
乂民自貽哲命撥亂世反之正夫孰有先於此乎先生

生丁明季高才不仕鼎革後遯迹邱園抱遺經以終老以視董生遇益窮矣其治公羊不爲句解字析有特見大義則書之文體簡古一同乎傳凡一百四十事爲上下二卷名曰墨史殆取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也觀其察時勢而爲進退本人情以定褒貶義正而言厲真若有繩墨之陳也者聞釋文義如傳言灑移以爲灑水灌邾田乃灑隨曰而移也於解詁言隨水而移者更推明一義百金之魚公張之不用罔罟舊說而以張爲射則與臧僖伯之言合他類此甚眾近時治公羊者孔氏



通義劉氏條例盛行于世惜皆未及見先生書而參證之蓋藏橐二百年先生七世孫歸安學博桂始爲刊行學博從子士炯士炳郵書大梁乞爲序儀吉受而讀之不啻如韓子遺殷侍御書所謂鄙心最急者願與同學之士好之樂之聖經賢傳張而明之有日矣乃若曹騷三諫其君不聽而去傳以爲賢先生責其不能格君臨敵而去之雖曰見幾不愆乎哉齊人降鄒傳謂爲桓公諱先生曰紀亾二十八年矣所謂頑民之義桓悉取之魯不能救書曰齊人惡其盡也夫子欲存鄒以存紀也

其說皆與傳相違此其故國遺民之言也蓋雖義殊於  
公羊而道合於春秋嗚呼是又可以見先生之志也夫  
道光丙午仲冬之月

三禮義證序

三禮鄭氏之學賈孔以後其傳幾絕議禮者大都皮傅  
景響取適時會而已釋經者或排比眾說徒辭論之爲  
美或穿空獨得八莛障而不知雖正叔之於禮記繼公  
之於禮經猶不免焉蓋鄭氏注禮其文足以配經篤信  
好古斯爲善學舍是而他求若瞽之無相若渡江河無  
維楫必不達矣惟朱子於禮必推鄭氏惜乎通解之作  
已在晚歲猶賴直卿緝續號爲完書未暇有論定元明  
之世學者尤尠

國朝諸儒言禮者元和惠氏歛金氏皆誦高密而推明之是故博而能要精而不鑿虛谷先生三禮義證之作亦宗鄭學其尊信愛護同於正經疏失鄭意則正其譌鄭舉漢制竝發其隱是亦禮家不可不讀之書先生以循良氣節聞壹皆本於經術既傳列儒林著書行海內矣獨是編藏山未出予從先生之孫學博未得借讀之將謀授梓會汲城遭河患藏書盡厄是編幸高閣無恙亟以歸學博循覽經時愧未卒業愀乎有遺憾焉抑聞之禮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而

後世言治河其君子喟然太息曰人心之黃河不可治  
然則撻薪旣勤危城得定良有司當亦審於治亂之故  
復禮教以正人心其將傳先生之書不後矣而鄭學之  
維持亦於是乎有賴道光辛丑孟秋之月

序成之年冬聊城楊至堂先生分巡河南始至偕諸公  
撻薪塞河明年河復讀是書而善之出俸金助學博付  
梓刊旣成先生擢甘肅按察去返學博屬予附識緣起  
於後癸卯夏五儀吉又書

郭雪莊楷讀易錄序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數者物生而後見者也易始於太極未見物也然而天人之道備聖人體焉爲象以明天道君子學焉觀象以盡人道諸儒闡其義蓋各有所宗法而要不可偏廢也善乎亭林顧氏之言也曰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閒

而不在於圖書象數也予謂孟子之言性善卽本乎繼善成性言封建井田舉古人用意大略而歸于潤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先儒謂孟子深於易夫寡過者所以復性有恆者乃能通變孔孟之道一而已矣武威郭雪莊先生之爲是錄也以周子之言立人極者爲學易之始博覽宋元明諸儒之說錄其精粹語自程傳朱義外又數十家近若胡氏易研盧氏易審亦有所節取大旨主於立人之道窮理盡性期合于孔孟之旨前列卦圖稍參明人錯綜之說亦本於

孔子之言發揮旁通及泰否反其類者特後人異其名耳蓋設卦觀象非象亦無以成易先生之學不偏主一義又如此雪樵中丞以是錄屬予爲序因言先生學之醕養之遂通籍未幾休神里巷行仁義而誦聖言晬盎之容見者皆不衣自煥先生之得於經者深矣校讀旣竣爰識數語以歸中丞



重刊四書反身錄序

代牛中丞

有學術然後有吏治有吏治然後可以正人心而厚風俗以人心風俗不古若徒望諸士若民而不責諸吏治是枉表而求直景也抑爲吏者或騁才智急名譽以求治其身不修民終弗信是源之不清而醜其流雖盈易竭故善爲治者必本諸學善爲學者必反諸身詞章辯博騖外而遺內清靜虛寂守內而忘外二者皆不足爲學聖賢教人由本以及末明體而達用天德王道同條共貫尊聞行知隨取各足莫備於四子之書惜學者呻

其佔畢徒以爲干世利祿而已一旦出身加民卽勤勤於簿書期會而不復深求所以司牧斯民之故由是政與學爲二學又與身爲二無修己之敬而欲期於安人安百姓也其亦難已二曲先生之爲斯錄也誦聖人之言不以爲文字而惟見義理不徒言義理而務切身心一字一句當躬對勘使人言下凜然若寐初覺朱子教人讀書切己體察義正如是釋格物曰格物下學也格物而格得此物下學而上達矣釋尊德性而道問學曰問是問此德性學是學此德性其於先儒言格物窮理

言先立乎其大皆能洞徹本原而歸於實踐釋克己復禮曰人心易放天理難純不有以隄防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隄防之實昔橫渠以禮教人關學遺風至先生而復振蓋先生少罹患難終矢艱貞屢徵不起土室闇修數十年堅苦卓絕以斯道自任故能深造有得如此予以禱昧服膺是書有年日置案頭如臨師保茲者仰蒙

恩命持節中州自顧闕如無以爲表率措施地閒與寮案述及是書賡廷太守欣然披讀因爲辨晰學術異同

發明立言義旨條列下方將刊行以淑後學而屬予爲  
之序予惟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大學言齊治平  
必以修身爲本土誠有志聖賢或出或處其遇不同其  
學則一夫正己以率下講德以道民固有司責也竊願  
與諸君子夙夜交勉慎厥身修思永治之未效必反己  
內求治之已效猶與人爲善庶幾庠序知仁閭閻知義  
正學昌明邪慝不作則教化不爲空言人心日還淳古  
冀以仰副

聖天子化民成俗之至意而稍釋瘵官之咎者其在斯

乎其在斯乎

又代鄂布政

昔聖門一貫之傳受之者惟曾子而推其道於忠恕約其義於省身其述大學自格致誠正及於齊治平必以修身爲本子思受道於曾子而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孟子受道於子思之門人而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身外無道身外無學二曲先生解釋四書名之曰反身錄有旨哉有旨哉是書在康熙中嘗奏進

敕下內廷諸臣詳閱諸臣復奏云反身錄發明四書之

理大指欲人明體適用反身實踐人人能反身實踐則人人可爲君子世世可躋唐虞真堪羽翼朱注此書流行有裨

聖治不淺是在當時已推崇之如此大中丞鏡堂牛公邃於理學心契是書常舉以教人賡廷太守因校勘付梓乞予弁言自惟叢陋豈足窺講學藩籬嘗讀先生文集語錄紬繹再三證明斯義竊有說焉先生傳心錄曰爲學所以自盡其心自復其性非以矜名也須是刊落聲華潛體密詣纔有一毫露聰明逞修能之意便是表

禪便是務外是則反身之道莫先治心先生釋大學曰明德卽心釋中和曰常令心地虛豁便是未發氣象便是中釋不踰矩曰全在心上用功矩上操存夫子十五志學卽志此不踰矩之學至七十而心卽矩矩卽心矣至論孟子直言七篇之書反復開導無非欲人求心以此數條證諸傳心之言則學者之操存此心誠不可一日忽也而猶懼其有體而無用也必求諸日用行習之間以踐其實則先生又有悔過自新之說在其言曰古今名儒倡道拯世者或以居敬窮理或以先立乎其大

或以心之精神爲聖或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天理  
雖各家宗旨不同皆開人以悔過自新之路但不曾揭  
出此四字是以講學轉多詞費不如直提此四字爲說  
當下便有依據因自推之四書中精義孔曰勿憚會曰  
其嚴中庸之寡過孟氏之集義無非欲人復其無過之  
體歸於自新之路耳其講內省不疚且曰予生平多疚  
莫知自省終日意氣自若自謂無所憂懼後少知所嚮  
偶一內省輒慚汗無以自容甚矣無憂無懼之難也夫  
以先生之抱道剛潔氣志如神猶欲然自求其過況下



學者乎然則淑其身心又必自改過遷善始夫宰萬事者身也亦心也心之盡也上通於於穆過之寡也旁浹於倫物如是而執業自持夙夜無怠庶幾忠恕之道不遠而所謂省身修身明善誠身之旨其亦於是會歸乎書以質之太守并願與中州好學之士共商推焉是爲序

又代成按察

蓋屋李二曲先生以聰達敦敏之資爲堅苦卓絕之學少時博覽載籍於先儒傳注百家編錄罔不兼綜著有

經史糾謬等書既而由博返約切體身心專以四子書  
教人闡明聖學啟發後進嘗講學於錫山於靖江於富  
平所至問道者雲集薰其德而善良不可勝數鄆縣王  
豐川其高第弟子也集其平日講說之語爲一書題曰  
四書反身錄所以嚴爲己之實功示學人以準的也先  
生在康熙間以博學鴻詞徵母病辭不赴迨

聖駕西幸關中奉

命特徵又以老病辭遣其子慎言恭齋是書進呈

行在

乙覽嘉悅竝

命隨扈大臣同閱之皆謂足以羽翼聖經遂畱置

經幄中

御書志操高潔旌其廬一時傳爲藝林盛事而先生泊於榮利抱道自重人交推以爲不可及云蓋先生少孤純孝厥考可從公明季勦流寇以身殉難先生閒關徒步數千里求其戰沒遺處事詳劉氏宗泗所輯義林記中閻修數十載獨抱遺經高尙其志闡釋微言紹明學統蓋以孝子而爲真儒故其筆之於書者皆躬行心得

之餘修己及人之事提撕警覺深切著明足使頑廉而  
懦立宐乎前輩大中丞牛公亟歎以爲有功世道之書  
而賡延太守精爲校刊肫肫然淑世之心不容已也太  
守屬予序自惟譎陋於聖學源流無由窺測涯涘爰述  
先生生平行謚書之卷端所以箸其明善誠身自得於  
四子書中如此是豈佔畢口耳之學所能比擬萬一者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中州  
固理學區也昔明道伊川紹孔孟聞知之統而道學興  
焉其後朱子述四書又多折衷於二程子自是厥後河

岳之閒賢哲繼起代有其人近若湯文正耿逸庵聲績  
尤著於時夏峰來居蘇門而先生亦以訪其父遺迹往  
來鄭宋閒館於襄城劉氏最久至今汴人士猶多稱道  
之者然則表章是書爲此邦法式風流令行其感發也  
近其興起也尤易誠由是書以溯伊雒由伊雒以溯洙  
泗兢兢焉惟聖言是循惟吾身是治茂正其德而厚其  
性賢才奮而風俗淳其必由此矣予故樂觀其成而爲  
之書

劉念臺先生人譜序

予以敬怠日程課諸生或未知其方因爲述先儒王一無適之旨且語之曰心存之謂敬又曰敬無內外卽容貌辭氣間吾且爲諸生驗之矣中丞雪樵牛公聞之忻然曰吾觀念臺先生人譜舉九容以教人正此意也盍以此授多士俾知所從事乎先是汜水宰謝君子遷嘗有是譜刊本予迺致書子遷卽以書板至竝侑之金爲印行費金多無所用余遂召工重鐫以副中丞之意恢謝君之惠而廣多士之益譜言九容之失皆爲顯

過而積成於隱微夫隱微之地卽獨也覺之必先去之  
必決故先生證人之功在慎獨所謂敬無內外者以此  
卽先儒言主一之功亦莫先於此學者於此兢兢焉夙  
夜怵厲求爲寡過庶幾至於成人是譜傳本不一謝刻  
以新本注於下方從劉子全書例也余尋繹意義新本  
尤醕竊以管窺定從新本別有人譜類記曩見蕪湖繆  
氏本附之於後董小垞前輩謂類記後人爲之非先生  
作謝刻亦無之今不復附仍列謝序於前以志緣起云  
道光二十一年中呂之月

重刻天理主敬圖序

盈天地者皆理也人得之以爲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聖人盡性合天以爲教君子養性畏天以爲學顧諟明命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敢不敬乎形色天性也必有事焉以誠其身敢不勉乎先儒教人居敬以窮理意蓋如此冉先生之爲是圖始於主敬繼以養察明行而上達乎天理凡三列二十一字指示親切發人深省王生聘之深體而篤嗜之重爲付棗乞予爲序予何足以及此而嘉生之用心不可辭以爲敬無動靜無內外兢兢



業業勉焉日有孳孳必求當乎天理之實而力行之也  
然而行之必先知之也知之必先學之也先生曰平日  
無學問之功愚誤切人欲作天理其病非小須於學問  
上著力甚矣學之不可不講也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  
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  
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先生曰程子之言窮理亦無非講  
學內事也此予惓惓之懷所願與諸君交相勉厲其於  
理欲之辨敬肆之界析之必嚴守之必篤庶幾可與入  
德以無負先生開示後學之微旨則是刻也其亦天理

之不容已也夫道光二十有七年

東南水利略序

代盧尚書作

吳興凌君少茗生長世胄覃心實學亟桑梓根本之謀  
攷陂湖通塞之迹南自武林北暨揚子合兩省七郡經  
流支港晰其利害揆其措施勒成一書屬予序之披覽  
數周蓋有三善焉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土訓掌道  
地圖以詔地事兩漢有司空郡國輿地圖誠以廣輪經  
緯非圖莫顯顧前人箸述如李丞導河書單鏐水利書  
之屬皆有說而無圖凌子獨能首事於此其攷古多本  
其鄉先哲肫明胡氏之言而斟酌去取之其證今則或

合數郡爲一圖或一郡自爲一圖源合派分使人一覽  
而形勢瞭然盡得其高下順逆之勢嘗乘小舟裹糧懷  
筆風雨上下沿流不止有經數月而僅成尺幅者其勤  
如此故能事必覈實言可起行其善一也夫水有源焉  
有委焉人所共知也而中間扼要之處渟蓄灌輸節節  
相生固不可廢一而不講也故以湖郡言之承省會東  
來大川以爲源導七十餘澗歸太湖以爲委而峴山漾  
匯其中以諸郡言之天目諸山之水其源也吳淞江婁  
江白茆河諸海口其委也而中間太湖尤爲巨浸凌子

以爲誠欲奏底定之功必貫通全局兩省同時興工而後可是以綜江浙源委而合論之而如吳江長橋之分洩太湖者謂咽喉之地尤不可不急爲疏道其言皆確有所見他如蘆灘竹籬之侵占宜禁也斗門石碶之修築母廢也前人橫道直道水則碑以驗水勢者宜仿行也以及去水之口當順以歸壑不可概以取直也浚深之泥可移以護隄否則棄之必遠也種樹足爲塘岸之固課菱可代淘河之工物理土俗攷訂精詳碩畫深思見於篇內者不可枚舉其善二也王厚齋有言昔人治

水之利或以佐耕或以通漕白公引涇嚴安導洛農民  
獲其利而轉漕之功弗聞宇文廡流韋堅堰渭漕運得  
其便而灌溉之績弗著兼斯二者厥惟美哉今凌子屈  
灑沈之策爲旱潦之備洵如所言將見畝穫倍收屢豐  
有慶而其河之大幹卽爲運道所經又近自湖郡之東  
運河而遠及于徒陽運河靡不熟計利便借箸而籌佐  
耕通漕有兼義焉其善二也往黃梅帥中丞撫浙適霖  
潦爲患凌子上書當事多采用其言惜經費未充大功  
中輟予以禱昧游奉

恩綸涉厯數省所至未嘗不以劭農殖穀爲先務曩持節吳門席未暖而移去於民事之亟未暇遠圖至今耿念無已猶憶官關中日漢唐靈輶龍門諸渠其流風遺迹猶可想見嘗爲量宜疏築頗著豐殖之效今者節制兩粵其於三江之條貫靈海之歸墟及諸山源澤匯之脈絡方且朝夕攷求期與閭閻興利而除疾是以讀痲子之書尤服其用心之勤愛重不能釋手傳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吾於痲子見之矣爰不辭而爲之序

黌宮敬事圖錄序

夫治世之政庶務咸理則禮樂興焉然後大化昭宣而風俗可成也中丞燕山先生以道光甲午祇奉

簡命鎮撫中州明年仲春上丁釋奠於先師見夫彝

器略具宮懸未備羽旄之列久虛登降之儀已蹙以爲非尊儒重道何以化民非備物致禮何以昭敬乃詢執事將爲舉墜則已弛闕經時而禮器高廣之規樂舞動止之節鮮有諳習之者於是博訪能人千里延致爲之教肄增修器物備其陳肆申其舞蹈兩年之間大禮既



洽不懈益虔猶慮久而寢昧其傳也既優爲經費如昌黎韓子所記處州講堂肄禮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者復述是編效農師之禮象摹貞觀之舞圖證梁鄭之遺文補夔襄之軼典祀事孔明位次咸秩頒下所屬郡邑各敬厥職相與有成美矣盛矣夫禮樂之精意固未易言也卽其制度聲容之末前儒傳注紛綸詞愈繇而義益晦必箸之於圖譜乃能心目昭明而其傳可久是編之作不啻口講指畫示之軌儀自茲以往當祭之期冠帶縫掖之倫奉以從事皆能幸履不訾以對越神明周

官祭祀太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此其遺意歟蓋  
中丞和敬在抱禮樂式躬居平莅政使民事事若承賓  
祭罔不祇肅是以吏治修明閭閻樂業又能恪共典祀  
熟講而施行之於以上佐

聖天子崇化導民之盛治和神人而正風俗不亦偉乎  
儀吉昧於習禮忝司講授於茲屬盛典之成喜諸生之  
希道慕業頌美無窮也爰綴詞簡端以誌願學之私云  
道光十有七年孟冬之月

張氏姓氏五書序

姓氏之興本諸五帝德更襲授受以字世長眺天人之  
間其微乎其說始見於史伯胥臣而五七之家三十五  
姓漢儒猶能言之後世無傳焉已若夫明貴賤表中外  
別親疏溥末肇末辨物居方於人道尤重乃欲鏡其源  
流古今同異官俗遷改未有一書可據信者斯誠藝林  
之闕典載筆之先務也然而爲之實難上古貴者有姓  
賤者無姓故自三五迄於伊耆但言平章百姓逮殷周  
之際奄甸萬姓又姓惟天子得賜之諸侯賜氏不賜姓

經傳記事則皆稱氏婦人乃稱姓嬴秦以降又以氏爲  
姓華離混合名實不分年代遐負追溯疇曩突由中起  
其難者一尙書汨作九其亾帝繫國譜繼作繇周暨隋  
簿錄見史志者千二百八十卷今則盡軼又別傳不在  
史志間有稱引者百八十餘家亦皆無完書記載曠絕  
其難者又一司馬子長揚雄沈約李延壽自序先世文  
多踳駁名家碩學而忘其祖況乎常人劉系堯蕭系何  
季系聃趙系柏翳華胄比附帝者猶爲之況乎凡庶然  
則舊聞之存百不一二幸其存矣又不皆實而史志若

永叔漁仲顓門若林質鄧名世去古益遠勦說陳因重  
性馳繆固無足怪其難者又一粵自三代以還至於漢  
魏之間殆世變一大升降之會乎而斯文從之時則行  
九品中正之法其繼也華腴寒素通塞殊途遭永嘉之  
亂府無藏籍苟撰官閥覲爲登進故曰尙姓之弊至於  
尙詐雖有爲肉譜之學者徒能廣坐不犯人諱以爲美  
談非皆肇祖炎黃研覈是非也於是官失其守民去其  
鄉避難避仇冒姓變姓析姓造姓至於析字造字戾益  
甚矣若朝廷賜姓雖於古或合或否猶書在史官灼然

可知然不數觀也或窮鄉圭窬憑臆妄作詔其子孫孰從正之哉斯弊也尤極於元明故曰古者姓氏之權出自上故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於下蓋難攷也而世之學者徒相謂曰某氏以官某氏以地以字以諡以居以事而已然而言乎官則鴻荒紀名歷代班位四裔稱號一不得闕言乎地則山川國邑城鄉關路邊徼部落亦一不得闕至於字諡居事篇籍之文開卷卽得故姓氏雖一端其取材也廣矣大儒若亭林顧氏將欲循合威之言彌龍門之憾慨然於返本類族之大惟擬一條例

而已終閣筆而不下有以也夫介侯氏之爲此也弱冠  
從事皓首成書四部之鉛槧九州之金石以及二氏之  
藏百官之名貢舉簿城旦書虞初說之屬罔不周覽宦  
游黔蜀久又客吳楚秦魏攬轡中原交其賢豪朋游觀  
記若所部士民往往請觀家牒輒爲掌錄以爲旣博不  
可不擇也折衷於古人若子政之世本仲遠之姓氏篇  
有輯有補竝爲之注林鄧之書復爲之勘會其勤且精  
也如此始君未入蜀予見其槁本五巨冊積數十萬言  
錄副藏之後數年再見京師裨益者五六倍予笑曰卷

帙錄重若是君宦日貧何以行世君曰諾吾將更之於是比物而錯辭釐文而析類既踵舊體而盡列之補前未有五百餘姓曰姓韻遼金元諸氏譯音無正字別爲一條繫之曰三史姓錄復爲姓氏尋源反烝民之始爲姓氏辯誤匡百家之違又曰前言吾所取資也錄其題存其旨以古今姓氏書目攷證終焉是爲張氏姓氏五書蓋又十餘年乃成則自關中抵書大梁日子許吾序久矣母負諾然吾去官來無以食誰爲剗劂者會楊桂山布政至善其書先爲刊行尋源四十五卷辯誤三十卷



君督序益急于多病荒落遲無以報度君之書出固當  
家置一部無俟予言乃其爲之之難成之復不易也文  
由博而約體由合而分也惟予知之詳遂書之以諗後  
之讀是書者道光十九年仲春之月

謝學士約書序

故翰林學士謝子子玉卒平生文字草藁戢戢盈篋衍  
長子熿先次弟所爲約書六十篇屬子校定序行之客  
見之而問曰蓋聞聖人之教人也先博文而後反約謝  
子何以先守約也子應之曰子不見夫木乎有槎槩然  
後有支幹有支幹然後有棟梁觀於水發源濫觴賦而  
爲瀾淪焉爲淵藪焉故曰天地之道浸皆始於細而成  
於鉅博文者詩書是也若今人教幼穉授之經云爾常  
人誦其言聖人明其訓皆在詩書非馳騁見聞以爲博

也約之以禮所爲詩書執禮是也博約也守約也一而已矣曰然則言何以異也曰時不同也古之時詩書六藝之謂文後之矜博者厭棄之而求其外於是倜詭靡隱無用之言盈天下不擇而從之百年莫能給故言約則知所擇矣言博將終不反矣曰若是則謝子又何以先事而後性情也曰遏異端也大學言致知在格物孟子曰必有事焉儒者之學始勉所事而性養焉既循所事而性安焉兢業不懈終身敬吾事則終身踐吾性世有儒外釋內高談元妙以詭於聖道之似者其爲說必

先變亂格物之義而後可謝子憂之故實之以事而絕其萌也曰然則約果可以及天下乎曰一則及矣不一則弗及也百家眾流偏虛之言各是所見凌雜施之或效或不效謝子之書原本大道守之身而推之家國天下其本末無不相貫相貫則相及矣以求治平何遠焉曰如子言謝子之書美矣其爲人何如曰噫吾友也吾嚴其爲人也是能孝於諸父友於諸弟以得重親之歡者也其交友也誠其處事也毅其家庭妻子間恩而肅翰林固無事獨舉侍從之職上書累數千言以爲承平

言正學名  
三  
日久有司之爲政寢忘其實而其名故存因而綜覈之  
則實可返也務在厚農桑毓賢材疆本而疏目嘗督學  
湖南取士重行誼辨器識善教正俗一酬其著書之言  
若是其賢也其年未艾而沒其書徒存惜已曰子無憾  
於謝子之不年也其書傳則名可壽也曰夫傳不傳何  
常之有吾試與子覽觀前人言語文章其取舍高下殆  
不可以道里計其傳者果皆善邪而善者果皆傳邪且  
夫君子之心固不患吾學之無傳患夫傳之而不可用  
也吾自識謝子而謝子與劉子酈甫董子榮若數策海

運事語在公卿閒往歲運河道梗有司如其言以  
聞而京師之餽餉獲濟謝子之言可用斯其驗乎然則  
是書之傳豈獨謝子之私幸乎哉客退遂次其言以爲  
序

汝麋玉屑序

代許光祿

昔王朗爲會稽太守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且得  
異書問之則方讀王仲任論衡卽蔡中郎所矜爲枕祕  
者也仲任之書攷正羣經而以己意折衷之於諸子中  
獨闢門徑後世之質疑隨筆殆權輿於此歟唐宋以還  
作者代興然如邱氏兼明書辨而未醕黃東發日鈔醕  
而未備惟困學紀聞最稱精博實爲南渡諸賢後勁義  
門潛邱謝山諸家迭爲箋釋近翁鳳棲太常復有證明  
而研覃無窮堂奧益邃洵乎蘊積之厚而汝麋王先生

所由服膺勿釋平生論譔且以是爲圭臬之循也先生  
天才俊逸踔絕一時弱冠賦江右風土下筆萬言洎登  
科第就職廣文獨抱遺經泊然榮利之外朝鉛夕槧殫  
見洽聞輯漢魏羣儒箸術之已佚者多至五百餘種竝  
所著豫章十代文獻略等書久已彙布行世而此玉屑  
十五卷尤爲精力所萃蓋先生讀破萬卷耄而益勤每  
有心得輒爲劄記依厚齋之體例類別區分壽次成帙  
今哲嗣某勘寫定本將授梓人以乃濟年家末契屬爲  
弁言自惟弁陋何足窺尋前輩精詣披誦數周覺元圃



品珍觸目皆懸黎結綠乃先生猶以霏屑自居何抑然  
自下如是也其研覈同異文萬旨千無一語沿襲前人  
無一義不求實是卽君家仲任復生亦當退避三舍而  
綴文承學之士吾知人詫異書必將一箋再箋而未測  
其涯涘也先生於易書詩春秋夏小正爾雅論語孟子  
皆有詮釋行且盡發名山之藏公諸海內所以殺覈藝  
林開牖後學豈淺鮮哉而此書則其職志也挂名簡端  
竊有厚幸焉於是乎書

居官內省錄序

歸安沈省堂先生乾隆十年進士宰文水游陟收守觀  
察所莅多惠政尤以農田水利爲急務文水縣以水名  
明時有永賴渠湮塞久先生開濬之引文慨田籌費不  
及民巡功不委吏躬出八泥土中三年而後成及去縣  
久之民有於渠中得鯉走獻先生者在霍州引汾於州  
西玉玲壠山下創爲渠曰環翠民食其利州之李詮莊  
祠祀焉爲雲南驛鹽道會新改法官自售鹽遂有按戶  
勒民輸課者賴公言而復民尤德之後督江西糧儲卒

於官所著成志堂詩十五卷已刊行它雜著篋藏尤富  
余來大梁得是錄於先生之孫銘所多言州縣之政皆  
先生躬行心得筆之於書故其詞懇惻警動異於泛論  
治道者釋誦不釋謹校寫付梓以廣其傳嘗以爲古人  
之善爲政也必出於學學成而後仕故政無不舉後世  
則以文爲學究之裨販見聞巧作言語是且不足以言  
文而學於何有及其仕也舉平日所習爲者一無足恃  
而強爲其所不習蓋亦難矣然而猶有可恃者則惟吾  
心炯然之知不能昧也故先生之言政也必始於鍊心

性其條列十三事一一使人返求諸心而後出之而且  
題其書曰內省有旨哉有旨哉先生之詩有曰理學爲  
根抵民物卽嚴師縱使上哲人閱歷乃周知又曰栽培  
合枯菀潤澤無高卑思昔大雅人萬年傳合儀故言理  
學而不以民物爲師則無以周萬事之用而政病有見  
於民物而無見於義理則中無所主體之不立而政尤  
病二者旣備勤而行之於以正風俗而厚民生至於栽  
培潤澤無枯菀高卑之或異卽古仁人良吏之爲政三  
代之盛治又何以尙茲此先生所望於一時而有待於

來哲者卽是錄乎寓之矣刻旣成爰書先生爲政大端  
著之首簡以諭來者先生守懷慶手書客位牘數歲前  
栗恭勤公麟見亭河帥皆見而愛誦錄藏其語今并附  
之篇末亦足以見先生教善之忠造次不怠如是也道  
光二十有一年孟夏之月

道齊正軌序

古今有異治乎無有也吏猶是也民猶是也條教號令猶是也上之所以願得於下下之所以願奉於上大抵務安靜而知尊親古今無以異也迺後世之治常不古若者何也催科不擾獄訟不畱隆文教士讀法屬民善矣然而弱者泣隅强者捍綱猶往往不絕者何也則曰是養之教之之法未備也然或令焉不行行焉不效或稍效而不能以久且大者又何也中道疑且退則已耳誠有志焉必將仰睇古人良法美意其行而必效效而

久且大者安在思其不合以求其合庶幾有利而無弊  
或多利而少弊也乎顧其事散在史冊未有薈粹成書  
者高安朱文端公嘗撰歷代循吏傳取人過嚴又刪改  
史文事或不具觀者惜之此吾友鄒子鍾泉所以譟然  
望古奮筆有述也取馬班以來諸正史及季平王氏遠  
平邵氏抑之錢氏橫雲王氏諸別籍錄循良二百七十  
餘人其文悉仍舊史不易一字其事閒有不可爲法者  
則削之而著其所以削之之故其利濟之尤大者與設  
施之尤精密者爲之論發明其用意附於本篇蓋欲明

示天下後世士大夫有志於古者得是編慎思篤行神而明之取之各足用之不窮以大濟於吾民而古治可復也則信乎古今無異治也雖然自周漢至於明遠矣其法制變革風俗推移豈能一一比而同之乎姑以郡縣之政言之秦漢之始置郡也皆有兵至唐猶因之大縣亦閒有焉中間晉以去郡兵而致寇亂千令升所謂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者也後代鑒而復之然而矯枉過正外重內輕至於五代藩鎮之禍極矣故宋藝祖不得不改法而文武異治以至於今也則治



軍異井田封建之世田皆在官國如其家雖加於什一猶不遽爲桀也漢以後取民之制屢變於是條目分併公私改易之際有從其名不知異其實者有失其名更置其實者有強齊其名而尤大違其實者其輕重之不可強同也固也而其假手於有司者在唐宋時猶有公使倚閣諸名苟事有便宐雖專之可也故朱子戊子封事謂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九分以上住催版曹亦置不問君民兩足公私俱便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於是毫分銖兩必以登足爲限蓋宋南渡後始然矣迄

於元明地大物博國用愈煩遂因而弗革則用財異若夫異端曲學俗學利祿之塗眾而士失其爲士之則游民未作淫奇術鬻之徒鯨而民失其爲民之常故道多歧足以沮吾教之事有非之不敢非者矣利相貿足以奪吾養之力有去之不能去者矣則士民之待治亦異至於氣習之剛柔事勢之利害逾時易地判然殊絕者尤不可悉數乃前後二千年間攷其治迹又終無有不同者何也在易中孚信及豚魚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無它躬率之而已矣鄒子覽其迹探其本故特揭

孔子德禮之訓以名其書德者成於已而後及於物者也禮者一日不可去身者也誠有是二者施之必恕勞之必信雖法制風俗之不同大抵居後代者稍難於前爲獨行者尤難於眾要於吾心之神明足以周於物吾身之行事足以服於人亦終無能沮之奪之者故文武同心何治軍之異凡察察之離合視此矣公私一體何用財之異凡舉措之廢興準此矣絕芴鶩之塗轍敬敷人倫正學興而士皆有用矣簡不急之簿書專心民事農政勸而民莫不親矣顯導而默移一倡而百和至于

教養之政成而德禮之風上下成俗大道之行刑措之  
盛亦無以加茲而必起於有司之躬率是故得人尤難  
大學平天下必歸本於一个臣之進賢退不肖其以此  
也夫此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治之本意而千古不  
易之正軌也故俗醫常藥不足起癰瘡曲木散材不足  
營室居誠欲復古之治如是編所列其人也則必取法  
焉鄒子表而出之其忠於事上而亟於惠民者意在斯  
乎鄒子官河南有年士民多誦其治迹今方晝夜河壩  
從塞菱之役况瘁甚矣猶時念此書之成而屬予序之

以爲有能用此而及於其民不必吾爲之猶在己也於  
虐其可感也夫其尤足重也夫道光二十三年黃鍾之

月

吳侍郎澹靜居日記序

故工部左侍郎會稽吳公幼以詩見知於儀徵公畧入翰林轉御史文章氣節日有名任四川學政還擢給事中出爲湖南岳常澧巡道調督糧轉四川川北兵備擢廣東鹽運使貴州按察使皆未之任

特授順天府尹公再自蜀還朝一歲閒三遷至侍郎充會試總裁官出闈病未幾卒公善予若昆弟公病革時予子寶惠日起居見公實無病惟羸甚不能食時眩不知人已而蘇語惓惓皆公事嗚呼公忠直以事

言事紀原卷四  
四  
上清毅以居職而持己儉苦又明察庶事纖悉靡不盡  
體善病感

上知遇恩知無不言行無不力憂深思密夙夜慷慨發  
憤嗚呼宐其瘁也公沒天下惜其才之未竟用然公之  
心固慚以死報亦何憾獨平生文字多散棄百無一存  
者彌可歎惋此日記三種幸有潔本在篋中其一自蜀  
使還時曰還臺日記公在臺封事數上皆軍國大事或  
觸忤大臣無所撓避錄中略見之凡公所不言者予亦  
不能言也時予同官公厚予故亦間及予事末一種在

澧州時曰巡輶百日記公在外任有所施設輒按日錄  
寄予京師詢可否故此記予見之最早公聰明過人而  
不恥下問空所莅多善政云其一則赴長沙時行記也  
公有嫡子殤晚始得孿生公沒後其一又殤遺孤孩稚  
煢煢未有立公門下士多材俊異日當有蒐羅遺橐以  
傳者今先刊此三卷而予爲之序道光二十年秋七月



章池嚴氏族譜序代

昔叔孫穆子答士勾之間以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而宗祏之守保其姓氏但視爲卿大夫之常事若無足稱道者此三代以上仕者世祿之言也然卽以世祿論若范氏之終逐于晉也吾亦未見其能守也是則卿大夫之保世滋大要必有德功言三者以持久於不倣穆子蓋欲勉士勾以所不能故深警而善道之而其理非有二也漢唐以來故家大姓其先世名德或盛或衰迭顯迭晦以至於後人榮落不齊之故皆必有所以

致之者根柢之榮互枝葉之峻茂源愈濬而流愈遠徵  
之天道驗之人事蓋百世不能易也澁浦嚴氏其先自  
桐廬遷楚其子陵之苗裔邪而方伯公創爲族譜初稟  
則慎言之而託始於遷祖潭州公潭州公仕於宋季遭  
德祐北降遂終身伏處戒子孫無事異姓其後有處士  
公者保衛鄉里以功授給事中尙志不拜終元世百有  
九年無仕者其以忠節垂爲家法如此章池之族則自  
國初篤莽玉人二公昆弟孝友勇義以亢其宗至方伯  
公而益大故公之賢子鄭州君纂輯世系尤詳於近支

而題之曰章池嚴氏族譜且屬予爲之序予嘗聞嘉慶  
閒苗患底定實用方伯公之策以成厥功道光初陝之  
南山息烽燧闢草萊而耕鑿之復關中漢唐舊渠堰若  
干處一惟公之悉力經營以臻太平之效而惜乎未及  
見公也奉

使來汴幸與鄭州君游循良之譽冠於一時至論天下  
大計實事精心瞭然若指掌猶可想見方伯公之風烈  
今讀是譜又以知嚴氏之世德作求根深而源遠而後  
人之繩繩繼繼繁衍熾昌者夫固有自來矣抑予嘗卽

德功言三者衡之功者待時而後成言者待文而後傳  
其積於中而施於外無小大廣狹皆足以濟人事而當  
天心惟德爲尤重故忠孝仁讓人人可勉爲事事不容  
忽今鄭州之譜尊祖敬宗收族仁至而義盡而終之以  
敬告宗人相助以德有旨哉有旨哉自茲以往世守勿  
替其濟於人而當於天者啟佑於無窮嚴氏之世澤與  
爲無窮此積善餘慶理有必然者若其譜之體例以海  
昌陳氏爲本而損益之紀事取義皆有法度亦足爲後  
賢則倣予是以樂觀其成而爲之序

海昌備志序

海昌城東五十里有鎮曰袁花余所長也余生嘉禾初  
隨親往來及先人計偕北上余居於鎮者七年而後去  
也寓公爲前廣濟宰德清戚公余外大父也州之大姓  
若祝許查陳楊諸族自明至今其於我錢非媼亞卽通  
門也於戚公亦多雅故亦有鎮居者時來謁公余勝衣  
出拜長者俯我笑語或貽我紙若筆且誇譽我也旣去  
十餘年嘗一至鎮則我舅氏已移居吾郡而龍山在目  
猶憶戚公之置酒命賓觴詠乎其上也童子得隨侍也

又嘗一再至州看竹安瀾之園信宿乎陳霞林丈之居  
夜聞潮聲澎湃旦而見潛山俞先生爲言枚乘七發觀  
濤曲江爲浙爲揚特論斷斷也自京宦後久不得至其  
地一旦吾弟警石爲之司訓喜劇如身親之也未幾弟  
書來稱某也賢某也博古某也工文詞又喜弟之能得  
士也已又書告余得其州前哲之某書某集且有所攷  
論又喜弟之留意掌故稱其職業也嗟乎弟到官至今  
忽二十餘年矣前所稱某某若潘孝廉文鏡俞明經興  
瑞朱明經修之潘文學藹人者俱溢焉朝露今其名乃

在管君所撰藝文目中可慨也而州人前後著述弟積  
久寓目滋益多乃能廣記備言以成此志也州舊有志  
今所撰者不敢自同官書故不曰續曰補而曰備志也  
近人作志首重金石歐陽趙洪之嗜好弟固有之也州  
無漢代文字得元至正祭器於舊庫其象尊猶合於齊  
子尾送女器之制亟箸之以存古也若唐汝南周君誌  
馬夫人誌宋皋蘇將軍之碑自嘉慶以後出土者皆著  
錄而余尤喜其多爲跋尾能實事求是又時時通其意  
於爲政也若元至正十六年至二十二年之達魯花赤

以下題名明成化七年歲貢題名又皆賴殘石以存也  
石亾而其文見於它紀載者參互補綴別爲碑碣遺文  
二卷余嘗謂金石雖壽不如紙堅欲自史記秦始皇刻  
石及水經注所列碑以下都爲一編曰金石楮未成弟  
之意與余闇同也山川道路皆出目驗前人鑿鑿言茗  
山者至其地無其山不敢附會也若廟山烏龍山之爲  
一爲二雖居其山亦不易辨則竝存其說又不敢臆決  
也扁舟泝沿兼旬累月於水道尤詳明如昔人言句中  
有圖者觀卷末采訪日記何其用心之勤也職官之紀



聞人物之擬傳信事而慎言之余嘗以亾友張神羊屬  
其入志弟屢請讀所著書而後錄焉余以是知其不爲  
苟作而自遠於聲氣攀附之所爲也獨賦役兵制之屬  
不及詳方事之始州大夫創意爲之其後三四更任又  
政事煩多吏胥不爲檢案牘無可攷信者不知則闕與  
其疏舛以誤後人也時島夷犯鄞海上戒嚴弟從宛平  
許侯策厲士民爲守禦事平許侯記其事今侯沒而附  
錄其書辛壬防海之事略具焉而不必自爲也錄前輩  
耕厓周氏之誤沿革疆界乾隆十八年蔡侯之紀都莊

冠於本書又以見弟之能取善也諸生分謬者皆列其名於前是又集眾善以爲善而樂善無窮也書成鐫木出於修學宮之餘財不以賦士民尤善之善也千里桐至乞余一言余以衰病方壹意治經未暇及也今者養疴無聊始得竟首尾一讀而不勝其喜也已乃懷舊游念老蒼思鄉里徘徊俯仰若有見於山之高海之深而神往於吏部橋南街讀書之樓不自覺其繇言碎辭下筆不能已也道光二十有九年仲春之月序於大梁書

院

端谿硯史序

吳石華蘭修著

道光紀元十有四載歲御敦牂翔化介洽百潛耀明斧  
柯山開貢厥玉英硯史爰造擘理類情繫奇觚削牘必  
先大書矢墨旣程何石濡染絲禡昧苾或云率爾斗盛  
之漿太簡四譜寔旌首庸青州絳州宣歙號商積石灘  
哥建之鳳皇新羅高麗泥絺瓦筒皆不如端谿天下之  
良許禪銅匣賀歌玉房踰唐越宋晦爽迭戾封之不闕  
奧之不垣屏乃益穰下中上巖洞涵西東抱水之骨藉  
山之形塵霏雨潤滲肌析腸匳空亭激蓄光蘊靈以時

大出紛璆琳琅君子博物賤爾發藏求馬渥注說劍豐  
城材羅四六扁其屋梁伯牙操籥鐘大樂以章斐然指  
事勞於縑緇訾相剖梨寫圖發評昭晰象號箕斗列行  
目驗之實心秤之平古也箋錄曾無比伉嗟我石友如  
衣服在躬疇焉日習而罔不知名寸箒可祕確於論衡  
準斯而談錯綜孔才官人周王采掇涖穴發揮章龍椎  
非少文柔不隋剛登之大廷翰墨勳績又曷可量哉是  
歲中秋後三日嘉興錢儀吉序

查清華畫筌注序

道無形者也無形不可以寄言而蒙莊氏強爲取譬乃有得魚忘筌之說焉若曰吾有所以求道者求而得則安於相忘爾此固蒙莊氏之旨也吾不敢知道吾知魚夫道無形者也而魚有形者也今日得魚明日去其筌弗得魚矣若之何可忘若江上先生之論畫亦喻之筌其亦有說邪今夫山水有形者也寓之於翰墨有而渾於無無而又妙於有也其必得之於吾心悠然與適漠然與合然後造化在手萬里在目豈無所操而能然邪

抑得之而可忘所操邪世之論者皆曰有形者有窮無形者無窮吾嘗疑之使有形者果有窮邪則無形之做也久矣然則道無窮魚無窮筌亦無窮此江上所以擬議於前清華又諄諄於後相與爲無窮也夫無窮則不可得忘也吾故引其意以問得魚者且夫忘之云者亦蒙莊氏之道然爾吾儒則曰勿忘道與器不二顧人所得爲者皆器也無器則道不見筌之不可忘也廣矣夫

樵堂法頂拈題詞

道喪文敝世塗日苦人心日危憂賤貧而溢富貴搖搖  
懸旌不自知其所止此自昔佛老之言所以必中於衰  
亂之日與樵堂忠義之士非所論此要其身世蒼涼感  
寄汶穆指示端倪將謂可以自度度人者然而形器桎  
之雖大神智終莫能化其實有忽還於太上清虛之天  
而安且樂之也嗟乎樵堂豈不知其不可而喋喋言之  
與乃予病中偶閱是編若有取焉吾直腐肉朽骨耳遂  
拔劍斬蛟吾以是知仁化白金爲湖州牧吾以是知智

是渠參軍兒等笑具吾豈爲笑哉吾以是知勇蓋吾嘗  
局處一室而神游太虛眇乎忽乎宐若有見乎而終無  
見也則且拈出吾今日所見爲樵堂法頂箸此一點墨  
道光己酉春日颺山樵戲筆

記事續彙卷四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